

會評會校

劉輝 吳敢輯校

金瓶梅

叁





ISBN : 978-962-257-750-3



9 789622 577503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金瓶梅

會評會校

劉輝

吳敢輯校

叁



會評會校金瓶梅(叁)

劉輝 吳敢 輯校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圖文傳真：2407 30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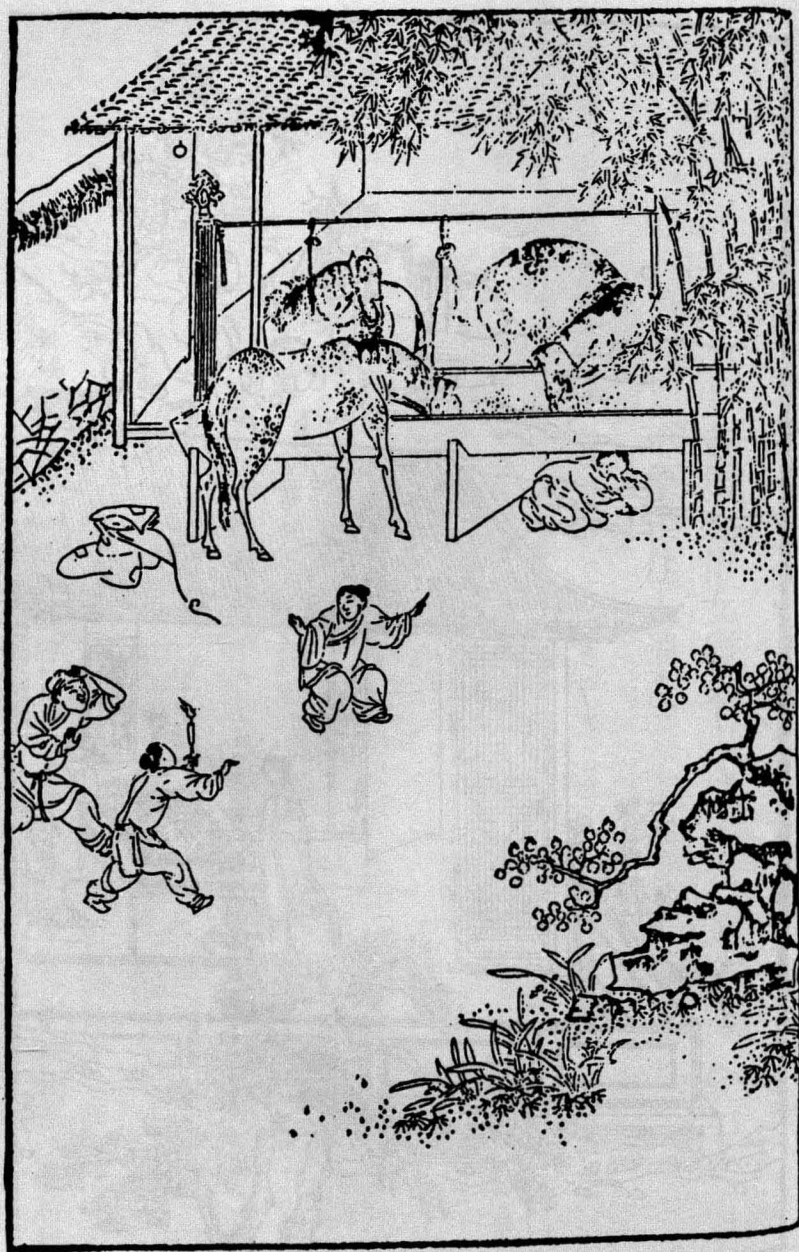
© COSMOS BOOKS LTD. 2010

ISBN 962 257 750 4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八年初版・香港

二〇一〇年五月修訂本・香港





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

夫藏壺與偷金作遙對章法，下象棋與彈琵琶又作遙對章法。自生子後，至此欲將生子加官後諸事一總，以便下二回卜龜兒用第二番結束也。章法之整暇如此。

藏壺爲玉簫事暗描，却是月娘不嚴之罪；偷金固是嬌兒事，然夏花復留，使家法不行，衆婢無所懲創，又是月娘引邪入室之罪。蓋夏花以桂姐留。桂姐，月娘收以爲女兒者也，夫復誰尤？況桂姐輩，月娘常勸西門遠之者也。欲其夫遠之，而却親以爲女，其何以相夫？故受桂姐之逆，而乃遷怒玳安，是亦福建子誤我之意也歟！寫桂姐，分明其姑之婢真藏實犯，猶有許多雌黃，強口奪情，可畏如此，人情不肯自責又如此。

金蓮心事，每於憤怒處寫之。瓶兒心事，既不一言，何由寫出？故又借銀姐下棋，將海枯石爛、天長地久，不言之恨輕輕道出。文字之巧如此。

直至西門大哭之時，下象棋之恨方出；又至金蓮撒潑之時，下象棋之恨又一出；趕至普淨幻化，方冤仇如雪潑入湯內也。

詞曰：〔一〕

晝日移陰，攬衣起，春幃睡足。臨寶鑑，綠鬟繚亂，未斂裝束。蝶粉蜂黃

渾褪了，枕痕一線紅生玉。背畫闌，脉脉悄無言，尋棋局。

右〔滿江紅前〕〔一〕

話說敬濟衆人同傅夥計前邊吃酒，吳大妗子轎子來了，收拾要家去。月娘欸留再三，說道：「嫂子，再住一夜兒，明日去罷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我連在喬親家那里，就是三四日了，家裡没人，你哥衙裡又有事，不得在家，我去罷。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里坐坐，晚夕走百病兒家來。」月娘道：「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。」吳大妗子道：「姑娘早些坐轎子去，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。」說畢，裝了一盒子元宵、一盒子饅頭，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。李桂姐等四箇都磕了頭，拜辭月娘，也要家去。月娘道：「你們慌怎的，也就要去？還等你爹來家，他分付我留下你們，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，我是不敢放你去。」桂姐道：「爹去吃酒，到多咱晚來家？俺們怎等的他？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。他兩箇今日纔來，俺們住了兩日，」〔三〕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。」月娘道：「可的就是你媽盼望，這一夜兒等不的？」李桂姐道：「娘且是說的好，我家裡没人，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。寧可拿樂器來，唱箇與娘聽，娘放了奴去罷。」〔張評〕三官事如畫。正說着，只見陳敬濟走進來，交剩下的賞賜，說道：「喬家並各家貼轎賞一錢，共使了十包，重三兩。還剩下十包在此。」月娘收了。桂姐便道：「我央及姑夫，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？」敬濟道：「只有他兩箇的轎子。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，從頭裏不知誰回去了去了。」桂姐道：「姑夫，你真箇

回了？你哄我哩！」那陳敬濟道：「你不信，瞧去不是！我不哄你。」剛言未罷，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，說：「爹家來了。」月娘道：「早是你們不曾去，這不你爹來了。」

不一時，西門慶進來，已帶七八分酒了。走入房中，正面坐下。董嬌兒、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。西門慶問月娘道：「人都散了，怎的不教他唱？」月娘道：「他們在這裡求着我要家去哩。」西門慶向桂姐說：「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，且打發他兩箇去罷。」【張評】倒是他兩箇去，妙絕。月娘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你們不信，恰相我哄你一般。」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，【綉乙本評】盡。不言語。西門慶問玳安：「他兩箇轎子在這裡不曾？」玳安道：「只有董嬌兒、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也不吃酒了，你們拿樂器來，唱〔十段錦〕兒我聽。打發他兩箇先去罷。」當下四箇唱的，李桂姐彈琵琶，吳銀兒彈箏，韓玉釧兒撥阮，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，一遞一箇，唱〔十段錦·二十八半截兒〕。【張評】有此一番情事，方起下文偷金花樣。吳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。唱畢，西門慶與了韓玉釧、董嬌兒兩箇唱錢，拜辭出門。「留李桂姐、吳銀兒兩箇這裡歇罷。」

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箇嚷亂，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，稟西門慶說道：「小的剛送兩箇唱的出去，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，牽馬上槽，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，諛了小的一跳。不知甚麼緣故，小的每問着，他又不說。」西門慶聽見，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，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着跪下。西

門慶問他：「往前邊做甚麼去？」那丫頭不言語。李嬌兒在傍邊說道：「我又不使你，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？」見他慌做一團，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，即令小廝搜他身上。琴童把他拉倒在地，只聽滑浪一聲，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。西門慶問：「是甚麼？」玳安遞上去，可霎作怪，卻是一錠金子。西門慶燈下看了道：「是頭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，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。」他說：「是拾的。」西門慶問：「是那裏拾的？」他又不言語。【張評】如畫。西門慶心中大怒，令琴童往前邊取撈子來，把丫頭撈起來，撈的殺猪也是叫。撈了半日，又敲二十敲。月娘見他有酒了，又不敢勸，那丫頭挨忍不過，方說：「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。」西門慶方命放了撈子，又分付與李嬌兒：「領到屋裡去，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賣了。」【張評】正理。這奴才，還留着做甚麼！」李嬌兒沒的話說，便道：「恁賊奴才，誰叫你往前頭去來？三不知就出去了。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，也對我說一聲兒。」【綉乙本評】若對你說，不如不偷。【張評】呆話，卻是強詞。那夏花兒只是哭。李嬌兒道：「撈死你這奴才纔好哩，你還哭！」西門慶道罷，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，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。

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，因叫玉簫問：「頭裡這丫頭，也往前邊去來麼？」小玉道：「二娘、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箇，往六娘那邊去，他也跟了去來。誰知他三不知，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。頭裡聽見娘說，爹使小廝買狼觔去了，說的他要不的，在廚房問我：『狼觔是甚麼？』教俺每眾人笑道：『狼觔，敢是狼身上的觔，若是那

箇偷了東西不拿出來，把狼觔抽將出來，就纏在那人身上，抽攢的手腳兒都在一處。」他見咱說，想必慌了，到晚夕趕唱的出去，就要走的情；見大門首有人，纔藏入馬坊裡。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。」月娘道：「那里看人去！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，就不是箇台孩的。」【張評】必用嬌兒婢，映後文盜元宝也。

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，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：「你原來是箇傻孩子！你恁十五六歲，也知道些人事兒，還這等懵懂！要着俺裡邊，纔使不的。這里没人，你就拎了些東西，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。」【張評】不教其不偷，止教其偷來與己，真是淫媚之行。就弄出來，他在傍邊，也好救你。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？剛纔這等撈打着，好麼？乾淨傻丫頭。常言道：穿青衣，抱黑柱。你不是他這屋裡人，就不管你。剛纔這等掠掣着你，你娘臉上有光沒光？」又說他姑娘：「你也忒不長俊。要是我，怎教他把房裡丫頭對眾撈恁一頓撈子！有不是，拉到房裡來，等我打。前邊幾房裡丫頭怎的不撈，只撈你房裡丫頭？」【張評】不通理，一味胡講，切中人情。你是好欺負的！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？等不到明日，真箇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，你也就沒句話兒說？你不說，等我說。休教他領出去，教別人笑話。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，兩箇就是狐狸一般，你怎鬪的他過？」【張評】放過瓶兒，映瓶兒手鬆撒漫。因叫夏花兒過來，問他：「你出去不出去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我不出去。」桂姐道：「你不去，今後要貼你娘的心，凡事要和你一心一計。不拘拿了甚麼，交付與他，」【張評】教其偷矣。也似元宵

一般擡舉你。」那夏花兒說：「姐分付，我知道了。」按下這里教唆夏花兒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，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，心中就要脫衣去睡。李瓶兒道：「銀姐在這里，沒地方兒安插你，且過一家兒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沒地方兒？你娘兒兩箇在兩邊，等我在當中睡就是。」李瓶兒便瞷他一眼兒道：「你就說下道兒去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如今在那里睡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。」西門慶坐了一回，起身說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！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，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。」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。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，天上落下來一般，向前與他接衣解帶，鋪陳牀鋪，展放鮫綃，啲了茶，^{〔四〕}兩箇上床歇宿不題。^{〔張評〕}自生子後，凡入金蓮房中，必用瓶兒勸去。其寵瓶兒，冷金蓮自見。

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，和吳銀兒兩箇燈下放炕卓兒，擺下棋子對坐，下象棋兒。^{〔張評〕}與彈琵琶作映。分付迎春：「拿箇菓盒兒，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，我和銀姐吃。」因問銀姐：「你吃飯？教他盛飯來你吃。」吳銀兒道：「娘，我不餓。休叫姐盛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也罷。銀姐不吃飯，你拿箇盒蓋兒，^{〔五〕}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，拾四箇兒來與銀姐吃罷。」須臾，迎春都拿了，放在傍邊。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，篩上酒來，拿銀鍾兒兩箇共飲。

吳銀兒叫迎春：「姐，你遞過琵琶來，我唱箇曲兒與娘聽。」^{〔張評〕}掩映雪夜琵琶。李瓶兒道：「姐姐不唱罷，小大官兒睡着了，他爹那邊又聽着，教他說。咱擲骰子

要耍罷。」于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，兩箇擲骰兒，賭酒爲樂。擲了一回，吳銀兒因叫迎春：「姐，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，教他吃鍾酒兒。」迎春道：「他樓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教他樓着孩子睡罷，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。你不知，俺這小官好不伶俐，人只離開他就醒了。有一日兒，在我這邊炕上睡，他爹這裡略動一動兒，就睜開眼醒了，恰似知道的一般。」【張評】補出，卻爲後文梵僧藥一引。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，只是哭，只要我樓着他。」吳銀兒笑道：「娘有了哥兒，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箇兒。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？」李瓶兒道：「他也不論，遇着一遭也不可，兩遭也不可。」【張評】是熟語，非冷語。常進屋裡，爲這孩子來看不打緊，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。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。（六）我是不消說的，只與人家墊舌根。誰和他有甚麼大閒事，寧可他不管我這裡還好。（七）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，【張評】瓶兒心事，卻又如此描寫。只說俺們把攔漢子。像剛纔到這屋裡，我就攬掇他出去。銀姐，你不知，俺家人多舌頭多，今日爲不見了這錠金子，早是你看着，就有人氣不憤，在後邊調白你大娘，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，怎的不見了？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，纔顯出箇青紅皂白來。不然，綁着鬼，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、老馮。馮媽媽急的那哭，只要尋死，說道：『若沒有這金子，我也不家去。』落後見有了金子，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。」吳銀兒道：「娘，也罷。你看爹的面上，你守着哥兒，慢慢過到那里是那里。」【張評】二語哭盡人生。論起後來大娘沒

甚言語，^{〔八〕}也罷了。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，未免都有些兒氣，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。」李瓶兒道：「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，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。」^{〔張評〕}「語深深。」^{〔張評〕}尚有良心。說話之間，你一鍾，我一盞，不覺坐到三更天氣，方纔宿歇。正是：

得意客來情不厭，知心人到話相投。

文禹門云：李嬌兒，蓋婦女中之忠厚者，娼妓中之善良者。故從良不聞有淫邪之事，管財不聞有刻薄之名，其品固在孫雪娥之上。

玉樓與瓶兒縱未嘗水乳，亦未嘗冰炭。月娘待之，亦在無好無惡、無毀無譽之間。若潘金蓮者，西門慶謂其咬羣，一進門雪娥被咬，此刻瓶兒被其咬住，不肯放鬆。玉樓先嗾其咬人，茲則時防其咬我。月娘亦不免被咬，更何論嬌兒也。若使桂兒爲嬌兒，齊驅並駕，旗鼓相當，正未知鹿死誰手。

此回寫桂兒之惡，不在金蓮以下。身在西門慶家中，心在王三官身上，此猶妓女之常也。偷金一案，至此方明，與桂兒毫不相干。乃面責嬌兒之弱，而教夏花兒以偷，又敢自向西門慶討情，居然留賊於室，是無怪月娘之惡之也。按：桂兒爲人作事，前已置金蓮之髮於鞋底矣。其用心之細，可與玉樓並提；其存心之毒，直在金蓮之上。金蓮淺而桂兒深，金蓮直而桂兒曲，二人對敵，金蓮恐未必勝也。故西門慶畏金蓮不過三分，畏桂兒直至七分。此西門慶已看破桂兒真形，而桂兒卒能收服西門慶也。桂姐狠哉，故又借消夜之銀兒以形之。

校勘記

- 〔一〕「詞曰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滿江紅」。
- 〔二〕「右滿江紅前」，綉甲、綉丙本無。
- 〔三〕「住了兩日」，綉乙本「住」作「來」。
- 〔四〕「咆了茶」，綉像本「咆」作「吃」。
- 〔五〕「拿箇盒兒」，綉甲本「拿」誤作「盒」。
- 〔六〕「白湛湛的」，綉像本作「曰湛湛的」。
- 〔七〕「不管我這裡」，綉甲、綉丙本「管」作「來」。
- 〔八〕「後來」，綉甲、綉丙本作「後邊」。

